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八 九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集說卷八

宋　衛湜　撰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鄭氏曰兵車尚威武不崇敬武車亦兵車綏旌畫飾也綏謂垂舒之也德車乘車結旌不盡飾也結謂收斂之

孔氏曰此一節明德車兵車旌旗之異兵車武車皆革路也取其建戈刃即云兵車取其威猛即云武車

旌謂車上旗幡也尚威武故舒散旗幡垂綏然德車謂玉路金路象路木路四路不用兵故曰德車德美在内不尚赫奕故結纏其旒著於竿也

嚴陵方氏曰少儀又言武車不式者對言之則如此獨言之則如彼也夫兵車言武之器戎車言武之事革車言武之飾廣車言武之備其所以為武車則一也路車言德之美齊車言德之和道車言德之辨斿車言德之純其所以為德車則一也周官道車載旞

斿車載旌此則武車德車並言旌者猶司常通謂之九旗也

藍田呂氏曰綏上車繩也御者升車正立執綏則垂曳於下也綏旌者其旒垂曳如車之綏也結旌者斂旒於杠發揚者武之事也故旌之垂曳象之斂藏者德之事也故旌之收結象之

長樂陳氏曰武欲有為以顯仁故綏旌德欲無為以藏用故結旌致之於詩車攻曰悠悠旆旌出車曰彼

旟旐斯胡不旆旆六月曰白旆央央長發曰武王載旆凡此言兵車之所建故皆曰旆以其綏旌故也庭燎曰言觀其旂采菽曰其旂淠淠泮水曰其旂茷茷載見曰龍旂陽陽閟宫曰龍旂承祀凡此言德車之所建故不白旆以其結旌故也春秋傳曰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旆之是武車之旌以綏為主也周官王乘以朝謂之道車而此謂之德車是朝祀賔封之車以德為主故也　又曰武不可觀欲其隱也綏而

蔽之所以藏不測之用文不可匿欲其昭也揭而示之所以顯可見之仁建大白於革路則受之以義建大麾於木路則服之以智王之飾是車則爲武於武車言緌旌以蔽之非神武而何建大常於玉路則格之以道建大旂於金路則接之以仁建大赤於象路則示之以禮王之飾是車則爲德於德車結旌以示人非顯德而何然則結旌緌旌取其隱顯之理而已

廣安游氏曰古之制禮者有屈伸之義當其伸也於

人無所屈當具屈也於己有所不伸夫有美而見之泰也隱之讓也乘車而不式泰也式敬也君子於己德之美常隱常讓而於人也無往而不敬焉今夫德車結旌所以為讓也盛服而襲所以為晦也君子之道有所自足於内則無待汲汲以求見乎其外故其見人也常讓常敬常儉常遜有若無實若虛此禮樂之至文所從而生也此由於所當屈而以屈為禮焉若夫用兵禦侮之事獨異於此衆車皆式兵車獨不

式衆車皆結其旌兵車獨垂綏其旌服他服則皆有温然之容而介冑獨有不可犯之色常人以拜為敬而介冑以不拜為敬此由於所當伸而以伸為禮也
李氏曰古者王有戎田之事則乘兵車而無所式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而至於乘兵車非先王之所謂武也故於不武則曰兵車王有宗廟祭祀之事則乘德車而兵車綏旌以從示有威而不用有備而不行則聖人之所謂神武也故於綏旌則曰武車

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鄭氏曰史士從於會同各持其職以待事也筆謂書具之屬言謂會同盟要之辭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前驅舉此則士衆知所有所舉各以其類象青青雀水鳥鳶鳴則將風鴻取飛有行列也士師謂兵衆虎取其有威勇也貔貅亦摯

獸也書曰如虎如貔士或為仕

孔氏曰自此至各司其局明君以軍行之禮史謂國史書錄王事者王若舉動史必書之王若行往則史載書具而從之也不言簡牘而言筆者筆是書之主則餘載可知士謂司盟之士言謂舊事也王行宜警衛善惡必先知之又軍陳卒伍行則並銜枚無喧聲若有非常不能傳道且人衆廣遠難以周徧故前有變異則舉類示之左傳云前茅慮無是也青旌謂畫

爲青雀旌上舉示之軍士望見則知前值水也鳶今時鴟也鴟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故前有塵埃則畫鴟爲開口如鳴時於旌首而載之不言旌從可知也鴻鴻鴈也鴈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故前有車騎則畫鴻於旌首而載之古人不騎馬經典無言騎者今言騎是周末時禮虎亦兵衆之象若前有兵衆則舉虎皮於竿首摯獸猛而能擊謂虎狼之屬貔貅是一獸亦有威猛若前有猛獸則舉此貔貅欲使衆見

以為防也或云與虎皮並畫作皮於旌也一云並載其皮貔一名豹虎類也爾雅云貔白狐也

崔氏曰士必載盟會之辭者或尋舊盟或用舊會之禮應須知之故載自隨也

藍田呂氏曰史國史掌為辭命者也士史之有司也國史撰述故載筆以書其辭命也有司藏書故載言以備其討論也二者皆以職從君者也師行號令非可以言傳也使衆易聞者莫如金鼓使衆易見者莫

如旌旗師行之前必遠爲斥堠以備不虞故爲物色

旌旗之上舉而示衆使爲之戒自青旌而下皆以物

色之類表其事也木色青水之所生也故有水則以

青旌象之

嚴陵方氏曰載謂建之於車而警衆於後也周官言

析羽爲旌此言青旌則以青雀之羽爲之也上言旌

則下之鳴鳶飛鴻皆析羽爲之也車以人乗馬故曰

乗馬以人騎馬故曰騎里者之行以馬馬在前車在

後車騎之行最爲有序士貴而卒賤師衆而旅寡上言士則舉貴以該賤下言師則舉衆以兼寡也

山陰陸氏曰青雀水鳥無所取之取諸己也青主水則知水在前也言鳴鳶義在鳴也言飛鴻義在飛也古稱黃帝以車戰蚩尤以騎戰又齊魯相遇以鞍爲几則軍之有騎尚矣

廬陵胡氏曰載猶載質之義士謂命士孔云司盟之士恐非水屬青者如青龍之類多矣不必水雀也載

抗也所謂載旆舊並音㦸非也春秋之時左師展以昭公乘馬而歸此騎之漸此言騎知禮記出周末漢世虎摯猛獸軍旅之象故舉其皮於旌首舊云畫其皮恐非也

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鄭氏曰以四獸為軍陳象天也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揺星於旌旗上以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

度謂伐與步數局部分也

孔氏曰前明軍行逢值之禮此明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也前南後北左東右西也朱雀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軍前宜捷故用雀軍後宜殿故用玄武玄武龜也龜有甲能禦侮用也左為陽陽能發生象其龍變生也右為陰陰沈能殺虎沈殺也軍之左右生殺變應如龍虎也此雖陳法但不知如何為之今之軍行畫此四獸於旌旗以標前後左右之軍陳朱

雀是禽而云獸者通言耳招搖北斗第七星也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一天樞二璇三機四權五衡六開陽七摇光也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標案此摇光即招摇也在下云端者魁以上為首標以下為端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之宿不差今軍行法之亦作此北斗星在軍中舉之於上以指正四方使四方之陳不差故云招摇在上也並作七星而獨云招摇者舉指者為主也勁

利也其怒士卒之怒也軍行既張四宿於四方標招揺於中上象天之行故軍旅士卒起居舉動堅勁奮勇如天帝之威怒也鄭云畫招揺星於旌旗上則四物皆畫可知矣牧誓武王誓衆云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四伐五伐乃止齊焉一擊一刺爲一伐鄭註尚書云伐謂擊刺也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也左右有局者軍之在左右各有部分不相濫

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領故主帥各有所司部分也

藍田吕氏曰青龍在左左東方也壽星大火析木之分主之白虎在右右西方也降婁大梁實沈之分主之朱鳥在前前南方也鶉首鶉火鶉尾之分主之玄武在後後北方也星紀玄枵娵訾之分主之以是四物畫之於旗立於軍之左右前後以象天體之周旋也周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所謂交龍為旂者象青

龍也熊虎為旗象白虎也鳥隼為旟象朱雀也龜蛇
為旐象玄武也四方之旗九旗之遺象也置招搖於
旗首以象斗之回旋斿之所指則伐之如天之怒也
急迫之也繕脩也言作而致其怒也各司其局離局
姦也

馬氏曰軍之耳目在旗鼓故以朱玄青白以别其方
色所以用象也先王之征伐非私怒也致天討而已
故繪四方之星所以見奉天討之義也急繕其怒者

王赫斯怒是也進退有度以一衆也書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荀子曰將死鼔御死轡士大夫死行列則可謂有局矣君子有不戰戰必勝凡以此也

朱氏曰龍者陽之中而能變者故能潛而能飛虎者陰之中而能化者故能伏而能躍鳥者陽之極故能飛而不能潛龜者陰之極故能伏而不能躍此所以名四方之宿也招揺者冬夏寒暑以其所建而後成

然非所以成寒暑冬夏者也有冬有夏其以日月之行乎軍旅者所以飾怒也故招搖在上以繕其怒而已王建日月之大常軍師所以為疾徐進退之節而武功所由成也先王為天吏致天討故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以應乎天然其得天下也以民故又以交龍為旂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以順乎人聖人之兵應乎天順乎人而已矣

盧陵胡氏曰先儒以招搖為北斗星以指四方使軍陳不差此緯書不經也經意蓋謂王兵者以四獸之旌招搖指揮耳繕完也春秋傳云征繕又鄢陵戰云繕甲兵急繕其怒謂完師以出不喪其威鄭以繕為勁恐非

山陰陸氏曰行讀如字王行前朱雀旟是也後玄武旐是也左青龍旂是也右白虎旗是也招搖在上大常是也居中以名四方招搖在斗柄端急繕急之繕

之夫怒所以威衆急或易竭無以繕之後將不繼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鄭氏曰父者子之天殺己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必求殺之乃止兄弟之讎常執殺之備交遊之讎不吾辟則殺之交遊或為朋友

孔氏曰此一節論親疏復讎之法天在上故曰戴言不可與共處於天下也檀弓云父母之讎寢苫枕干

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是矣而調人云父之讎辟諸海外者謂孝子之心不許共讎人戴天必殺之乃止調人謂逢遇赦宥王法辟諸海外孝子雖欲往殺力所不能也兄弟謂親兄弟也不反兵者帶兵自隨也見即殺之檀弓云父母之讎不反兵兄弟之讎仕弗與共國而此云兄弟不反兵者蓋父母不反兵於普天之下兄弟則不同乎國而已而亦不反兵者則以同體重之也而調人云辟諸千

里之外者亦謂會遇敵之法檀弓又云銜君命而使
雖遇之不鬬雖同不反兵與父母之讎異矣朋友亦
報讎不同國者謂不共五等一國之中也
藍田呂氏曰殺人者死古今之通刑也殺之而義則
殺之者無罪故令勿讎讎之則死調人之職是也殺
之而不義則殺之者當死宜告于有司而殺之士師
之職是也二者皆無事乎復讎也然復讎之文雜見
於經傳之間考其所以得復者必其讎人之勢甚盛

緩之則不能及故遇之則殺之不暇告於有司也亦有法之所已赦或罪不麗於法有司莫得而辟者仁人孝子不得已而行王法亦不得不從而許也然謂人猶和之而使辟弗辟然後執之不失法之信且伸仁人孝子之義父之讎報之之意撍不與讎同生死所以弗共戴天也寢苫不仕以喪禮自處也手不捨兵雖寢不忘故枕戈也雖市朝不避故不反兵而鬬也居兄弟之讎則殺於父矣仕而不共國則猶可以

仕也銜君命而使雖遇之弗鬬猶有所避也所與居父讎同者不反兵而已居從父兄弟之讎則又殺於兄弟矣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主人者其子也從主人而殺之不爲戎首也復讎輕重之義不越是三等而已此皆天屬之讎若以義推之則君之讎眂父師長之讎眂兄弟主友之讎眂從父兄弟而已主者大夫之臣稱其君也友者吾同志也此篇所稱交遊之讎蓋友也言交遊而不言從父兄弟亦互

文也

長樂劉氏曰先王復讎之法特施於不辟者而已世亂吏汚而先王之法不行凡有辠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由是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兵戈相尋莫之或息則其所復豈特不辟者而已哉

嚴陵方氏曰周官調人之法則使之辟而不得讎經之所言則使之讎而不容辟使之辟而不得讎者上

之法使之雠而不容辟者下之情周官所主者法經所主者情既不可廢法以徇情又不可忘情而徇法處之者欲適中而已

馬氏曰先王以恩論情以情合義其恩大者其情厚其情厚者其義隆是故父也兄弟也交遊也其為雠則一而所以報之者不同或弗與共戴天將死之而恥與之同生也或不反兵將執殺之而為之備也或不同國將遠之而惡其比也嗚呼聖人不能使後世

之無讎亦不能使之釋讎而不報惟稱其情義而已矣若夫公羊論九世之讎則禮失於太過而所報非所敵矣漢之時孝子見讎而不敢復則法失於太嚴而孝弟之情無所伸矣非曲禮之道也

廬陵胡氏曰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許氏云魯莊與齊會是不復百世之讎也案春秋書莊公事皆深責其同讎狩娶讎女何不譏乎又夾谷之會書至以危之豈許其不復讎也但

百世之說太迂耳
講義曰所謂復讎者以其寃而已非寃則不當復也
且復讎乃人之情而非有司之法昔之議者曰子復
父讎丁寧其義於經而深著其文於律以爲不許復
讎則傷孝子之心許復讎則傷有司之法專殺無以
止其端矣此至論也若公羊言父不受誅子復讎可
也則以臣而讎其君可以爲訓乎
廣安游氏曰古之治天下也求以禁天下之暴亂而

使之相安於斯世公法行於上私義伸於下使天下而有暴亂之人則以公法制之苟限於公法則以私義制之聖人之治天下常有自視歉然不及之心而為廣求所以濟其不及之道不以為制之在己而皆得也以為制之公法而不足則由於私義而制之夫是以暴亂者無所逃其罪而人安其生此三代治天下之通道也夫所謂讎皆王法之所不及公法有時而失之者聖人因禮而為之法曰某讎也是其子弗

與共戴天者也某讎也是其兄弟所必報而不反兵者也某讎也是其交遊之所不同國者也反兵謂反家取兵不反兵者謂志在復讎須臾不忘常執兵自隨以為備也三讎者皆以殺人而言人之子弟交遊皆得報而殺之弗戴天者辟諸海外若在海内則是讎不吾辟爲同戴天人子得殺之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讎不吾辟而在千里之内則得殺之交遊之讎不吾辟而與吾同國則得殺之凡此皆聖人所許

也夫不共戴天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父母矣不反兵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兄弟矣不同國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交遊矣一說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說者主友謂主宰師友則是從父兄弟師友交遊皆不同國也傳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人倫者以君臣父子朋友言也聖人之意以為無故而殺人者君誅之君誅之不得則子報之子報之不得則兄弟報之兄弟報之不得則交遊報之古者於五典

之中而爲之朋友非苟然也自秦以來謂生殺不可假諸他人而私讐皆不許復其弊起於秦漢之際遊俠之士睚眦殺人椎剽成俗時君世主不堪其暴於是一切禁止而不爲之區别公法不明於上私義不伸於下强凌弱衆暴寡孝子順弟賢人義士熟視而無如之何蓋自秦漢以來下之私相殘殺而無告者不知其幾何人矣自漢以來子報讐以其獄上者有司常不知所以處之至唐而陳子昂韓愈柳宗元之

議於是起焉子昂之議報父讎者誅之而旌其閭柳宗元固已闢之然初無一定之說韓愈之言曰子報父母讎以其獄上尚書省使百官集議聞奏自漢至唐惟愈此說粗為得之然愈踈於經學亦不能明先王之教然復讎之事苟欲從古則其所以為天下之道舉必如三代而後可三代之時上焉者皇極立而公法行治不一出於法而私義得以參乎其間此古所以能使人復讎者此其一也次焉者以天下為家

自天子諸侯之國皆為比閭族黨之制以域其民吏與民相親如其家人則其比閭族黨之間德怨美惡交相知之而明於其讎民不轉而之他則無越國而殺人者殺人而不知其主名與讎知其主名而不知其積怨之所自則雖有實怨而不知有初無怨而假怨以殺人亦不可得而報令也民得轉而之他則其復讎之際其故焉可得而考若此者古之所以復讎者亦其一也下焉者人倫之義不明而所謂交遊者

比於途之人使後世如古焉復交遊之讎則是途之人妄相殺也而可乎夫交遊不得報而兄弟之報因以輕兄弟之報輕而子之報因以不行人之情勢積靡使然此後世所以不如古而古之所以許人復讎者亦其一也此三者古可以許人復讎而後世不可之故今欲依古之道許人復讎則為有司者道法交有所不備不許人復讎則傷孝子順弟賢人義士之心嗟夫後世所以不能復古其弊豈可縷數哉

新定顧氏曰二禮載復讎事向頗疑之治平盛世井井有綱紀安有私相報讎之事然天下事亦不可知四海至廣事變萬端豈可以一律論成周所以存此一條亦是沿人之情如父母出於道忽被強寇刼盜殺害其子豈容但已在旁必力鬬與之俱死不在旁必尋探殺之而後已此乃人子之至痛追思殆不欲生縱彼在窮荒絶域亦必欲尋殺之以雪父母之寃故不與共戴天也不共戴天者不使之偷生俾與我

共戴天也然又看輕重如何讎亦非一端父母因事被人擠陷爲人子者亦當平心自反不可專以報復爲心或被人挾王命以矯殺雖人子之至恨然城狐社鼠不可動揺又當爲之飲恨而不容以必報爲心也凡此之類皆宜隨事斟酌儻不顧事之曲直勢之可否各挾復讎之義以相搆害則是刑戮之民大亂之道也　荅問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

之辱也

鄭氏曰壘軍壁也數見侵伐則多壘荒穢也

孔氏曰此明食禄所宜任其事也四郊者王城四面皆有郊近郊五十里逺郊百里諸侯亦各有四面之郊里數隨地廣狹故云四郊卿大夫尊髙任當軍帥若有威德則無敢見侵尸禄素餐寇戎充斥數戰郊坰故多軍壘罪各有歸故為卿大夫之恥辱地釆地士邑宰為君邑宰必宜地民相得若使地廣而荒廢

民散而流移亦邑宰之恥辱也

藍田呂氏曰立乎人之本朝者卿大夫也大夫則謀人之國矣有常職以食於上者士也士則任人之事矣謀人之國國危則任其責任人之事事不治則任其責

馬氏曰先王之時賢者使之出長而國之謀議繫焉能者使之入治而民之事功繫焉卿大夫之辱以國之謀議繫焉不能折衝禦侮故也士之辱以民之事

功繫焉不能使之樂事勸功故也昔衛發在衛社稷不辱李梁在隨楚兵不加子罕在宋晉覘知其不可伐莊子在卞齊人忌而不敢過盖賢者之在人國也有智以先人而鄰國之兵不能至有仁以感人而鄰國之兵不忍至有勇以服人而鄰國之兵不敢至如此則四郊豈其多壘乎郎之戰公叔禺人曰君子不能為謀也士不能死也則四郊多壘亦士之辱也蔿掩為政於楚畫土田井衍沃子産為政於鄭民歌之

曰我有田疇子産闢之則地荒不治亦卿大夫之辱也記所言特其所主者而已言亦士之辱則卿大夫之辱可知

長樂陳氏曰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太廟則四郊多壘雖士亦辱也特言卿大夫之辱者以責重者為言故也不言國君之辱者蓋主危臣辱主辱臣死言國君之辱則臣之罪不特辱而已

山陰陸氏曰國功曰功令如此愧於食功治功曰力

今如此愧於食力士食力者也

永嘉戴氏曰謀人之國而四鄰謀動其國家則亦焉用是卿大夫爲也受人民之寄而地荒民散自鄉遂之吏皆有責焉天下之患莫大於任人責者偃然自大晏然自如國有禍患而恬然不以爲辱也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爲卿大夫者皆自知其辱必求去是辱也不能一朝居矣

李氏曰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

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故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至幽王之時則西戎東夷交侵師旅並起故大夫閔時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然則四郊多壘士不可以慮乎曰師所以毒民也惟士不可為也然地廣大荒而不治者卿大夫不可以不憂故曰亦士之辱推而言之則陰陽之不變天工之不亮其公孫之辱歟

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

之牲死則埋之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鄭氏曰惰爲無神也祭服祭器龜筴并牲皆不欲人褻之也焚之必已不用埋之不知鬼神之所爲祭於公助祭於君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接神及歸俎之禮臨祭須敬鬼神饗德怠惰則神不歆也焚之埋之異者服是身著之物故焚之牲器之類並爲鬼神所用雖敗不知鬼神用與不用故埋之若不焚埋人或用之是褻慢也祭

於公謂士助君祭鄭因君以明臣言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賓俎故曾子問曰攝主不歸俎明正主則歸也

新安朱氏曰註云無神謂神不在也

馬氏曰事鬼神者以敬為主故臨祭不惰敬之存於心也焚之埋之敬之見於物也孔子於齊則慎周之諸侯在廟則肅肅則臨祭不惰可知矣君子雖貧不鬻祭器雖寒不衣祭服則焚之埋之可知矣特牲饋

食禮賓出之後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鄭康成謂
兄弟及衆賓自徹而出俎惟賓俎有司徹歸之夫衆
賓已祭於士猶自徹其俎則大夫出祭於公其自徹
可知矣大夫士祭於公自徹則大夫祭於大夫不必
自徹也孔子之於魯膰肉不至蓋於是時自徹之禮
廢矣
講義曰事神以敬爲主故臨祭欲無惰容語曰祭如
在記曰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也大矣祭於公

祭已則自徹其爼蓋不以勤君之執事而忘盡臣職也

横渠張氏曰祭器祭服以其常用於鬼神不敢褻用故有焚埋之理至於衰絰冠屨不見有所以毁之文惟杖則棄諸隠者不免有時而褻何以不焚埋毁喪服者必於除日其毁也散諸貧者或於守墓者可也蓋古人不惡凶事而今人以為嫌留之於家人所不悦故不如散之若焚埋之乃似惡喪服

藍田呂氏曰祭服者服以事鬼神人之所御也牲器龜筴鬼神之物非人之所用也人之所御則焚之焚之陽也鬼神之所用則埋之埋之陰也君祭而臣與執事毋敢視賔客故自徹其俎以出

長樂劉氏曰四物皆用之以交於神明者也不焚不埋則移於他用不已瀆於神明哉

山陰陸氏曰言凡則豈特士而已蓋俎大夫亦自徹以歸則主人使歸之據大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賔館

蓋曰賓館則主人之辭

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鄭氏曰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卒哭乃諱敬鬼神之名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偏謂二名不一一諱皆爲其難辟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也逮及也謂幼孤不及識父母恩不至

於祖名孝子聞名心瞿諱之由心此謂庶人適士以
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
孔氏曰自此至問諱一節論諱與不諱之事古人生
不諱故卒哭前猶以生事之至卒哭後服已受變神
靈遷廟乃神事之且言之則感動孝子故諱其名也
鄭註嫌名引雨與禹音同而義異丘與區音異而義
同二者各有嫌疑禹與雨有同音嫌疑丘與區有同
義嫌疑如此者則不諱必其音同義同乃始諱也孔

子之母名徵在案論語云足則吾能徵之矣是言徵也又云某在斯是言在也王父母謂祖父母也若及事父母則諱祖也若幼少不及識父母故不諱祖父母也

庾氏曰諱王父母之恩正應由父所以連言母者婦事舅姑同事父母且配夫爲體諱敬不殊故幼無父而失母者則可不諱王父母也

馬氏曰始死而諱是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也卒哭而

不諱是之死而致生之不智也聖人知其然故將葬則有賜謚易名之禮卒哭則有舍舊諱新之令以明生事於此畢鬼事於此始也禮不諱嫌名若曾子不以諱晳而不稱昔者裼裘之類是也

長樂劉氏曰死而不諱則安忍而忘親二名而均諱則易犯而難辟聖人知其然爲之諱名之禮使之卒哭而諱所以盡愛敬之心二名不偏諱所以適言語之便

藍田呂氏曰父之所諱子亦諱之雜記曰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與父同諱是也

嚴陵方氏曰父母之言則子之所當從者也逮事父母則親聞父母之言矣故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聞父母之言焉故不諱王父母

横渠張氏曰言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此尤非義禮雖合諸人情然未有不諱祖者也又如以木鐸徇于廟曰舍故而諱新如此則此說又不用也又如

先君以獻武諱二山則是雖數世祖猶諱也是難於盡信書

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鄭氏曰無私諱謂臣言於君前不辟家諱尊無二也大夫之所則辟君諱也詩書臨文不諱爲其失事正廟中謂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亦尊無二也

於下則諱上臣於夫人之家恩遠則不諱質猶對也婦親遠於宮中言則辟之問禁問俗問諱皆為敬主人也禁謂政教俗謂常所行與所惡也國城中也孔氏曰人於大夫之所止得辟公家之諱不得辟大夫之諱所以尊君諱也玉藻云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此承上君所無私諱故畧之廟中謂祝嘏辭說有事於禰則諱祖已上夫人君之妻夫人本家所諱臣雖對君前言語不為諱也婦諱謂婦家之諱但於

婦宮中不言耳門謂婦宮門若於宮外則不諱故臣對君前則不諱也竟界首也禁謂國中政教所忌國如今國門內也門主人之門也主人祖先君名宜先知之欲為辟之也

何氏曰詩書謂教學時也臨文謂執禮文行事時也

案論語云詩書執禮是教學惟詩書則誦禮則不誦臨文行事若有所諱則並失事正故不諱也

田氏曰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此

婦諱與母諱同者雜記分尊卑此據不出門大略言之耳

熊氏曰大功亦諱小功不諱若小功與父同諱則亦諱之故雜記云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與父同諱是父之世叔父及姑姊妹以下皆為之小功父為諱故己從父為之諱

藍田呂氏曰君所無私諱廟中不諱謂君前臣名父前子名也大夫之所有公諱廟中下則諱上其義同

也王藻云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此所謂私諱大夫之私諱也不辟之嫌於君君所無私諱者謂己之私諱也有所尊也不得伸私恩也教學必以詩書有所諱則學者終有惑也文字所以示於衆有所諱則失事之實必有害也夫人之諱與婦諱不出門同大功小功不諱者恩輕也禁若孟子言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是也俗謂其國之禮俗有與他國不同者也問諱賓爲主人諱也私諱不出門門之内雖賓亦得

諱之所以敬主人也

廬陵胡氏曰君所無私諱欒鍼於晉君之前名其父書是也詩書不諱誦詩讀書時也臨文不諱文謂文章也舊云禮文恐非故玉藻云教學臨文不諱大功小功不諱記禮叢脞其說不一問俗知風俗好尚問諱敬地主

嚴陵方氏曰公所無私諱則私之尊不伸於公故也私所有公諱則公之尊無往而不伸故也范獻子聘

於魯而不知先君之諱則入門可以不問其諱乎

講義曰凡言於大夫之所則衆所當諱者皆諱也玉

藻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

夫言名士字大夫於大夫所有公諱與私諱然則大

夫之名亦固有衆所當諱者是所謂公諱也言公諱

則君與大夫凡所當諱者皆在其中矣

馬氏曰曲禮言王父母則於已爲祖者也雜記言王

父母則於父爲祖者也於父爲祖則於已爲曾祖而

其服則小功於父為世父叔父姑則於己為從祖祖姑而其服亦小功於父為姊妹則於己為姑而其服則朞與大功凡此以父為之諱而諱之是大功小功有所謂諱也大功小功不諱言其不與父同諱者而已

李氏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詩云駿發爾私箕子為武王陳洪範而曰邦其永昌是也

臨川王氏曰邑國皆有竟竟内各有禁俗縏於國國

殊則有異俗國非特城中而已也

禮記集說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三十七

禮記集說卷九

宋 衛湜 撰

外事以剛日内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内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鄭氏曰順其出外為陽順其居内為陰旬十日也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娶之屬也

孔氏曰自此至踐之一節明卜筮及用日之法外事郊外之事内事郊内之事十日有五奇五偶甲丙戊

庚壬五奇爲剛乙丁己辛癸五偶爲柔然郊天在國外應用剛日而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又社稷是郊內應用柔日而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者郊社尊不敢同外內之義自郊社之外則皆用之祭社用甲而召誥用戊者召誥是告祭非常禮也郊之用辛者惟夏正郊天及雩大享明堂耳若圜丘自用冬至日五時迎氣各用其初朔之日不皆用辛凡先聖王所以立卜筮者所以使民信時日也必用蓍龜者劉向云龜

千歲而靈蓍百年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辨吉凶也說文云蓍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洪範五行傳云蓍生百年一本百莖論衡云七十年生一莖神靈故生遲史記曰滿百莖者其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雲氣覆之淮南子云卜筮實問於神龜筮能傳神命以告人案易繫辭云定天下之吉凶莫大乎蓍龜據此文蓍龜知靈相似無長短也左傳筮短龜長乃大史史蘇欲止晉獻公娶驪姬託言云耳鄭康成註占人云占人亦

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者是鄭亦以龜筮爲有長短也凡卜筮者若大事則卜筮並用皆先筮後卜見周禮筮人若次事則唯卜不筮小事則無卜唯筮天子既爾諸侯亦然但春秋亂世皆先卜後筮然尚書先云龜從者以尊卑言之也鄭註周禮云筮凶則止不卜而洪範有筮逆龜從者崔靈恩云凡卜筮天子皆用三若三筮並凶則止鄭云若一吉一凶雖筮逆猶得卜之洪範所云是也大夫士則大事

卜小事筮旬之外曰遠某日者案少牢大夫禮令月下旬筮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主人告筮者云欲用遠某日此謂大夫禮旬之内曰近某日者案特牲士禮云不諏日註云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是士於旬初即筮旬内之日是旬之内日也主人告筮者云用近某日此據大夫士有旬内旬外之日若天子諸侯具有雜祭或用旬内或用旬外其辭皆與此同喪事謂葬與二祥是奪哀之義非孝子

所欲但制不獲已故卜先從遠日而起宣八年左傳云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謂不思親也先遠日謂如今月下旬先卜來月下旬不吉卜中旬不吉卜上旬吉事謂祭祀冠昏之屬故少牢云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是先近日也

馬氏曰辰以日爲母日以甲爲子剛柔在日不在辰剛則陽而主外師田外祭之類外事也故用剛日詩吉日戊午春秋壬午大閱甲午治兵是也柔則陰而

主內冠昏內祭之類內事也故用柔日儀禮少牢饋食用丁巳春秋己卯烝乙酉吉禘于莊公丁丑作僖公主丁卯大事于太廟辛巳有事于太廟辛巳立武宮癸酉有事于武宮丁丑夫人姜氏入是也士虞禮始虞用柔日三虞卒哭用剛日何也曰內事外事以事之內外為陰陽者也始虞三虞以事之先後為陰陽者也以事之先後為陰陽則麗乎陰者亦可謂之外事也郊外事也日用辛社內事也日用甲何也皇

天后土之於天下其近無内其逺無外故郊雖在外特尊而逺之非外事也社雖在内特親而近之非内事也甲者日之始而主生辛者向中而主成萬物之生本乎社其成功則歸諸天此社所以用辛也吉事人情之所欲故先近者喪事人情之所不忍故先逺者

廬陵胡氏曰春秋郊皆用辛故郊特牲云郊用辛又春秋升陘之戰用丁未泓之戰用己巳而武王癸亥

陳于商郊則非剛也

橫渠張氏曰祭之筮日若再不吉則止諏日而祭更不筮據儀禮唯有筮遠日之文不云三筮筮日之禮只是二筮先筮近日後筮遠日不從則直諏日用下旬遠日蓋二筮足以致聽命鬼神之意而祀則不可廢

藍田呂氏曰卜筮者先王所以求之鬼神之道也先儒云天子之用卜筮大事先筮而後卜筮人之說是

也次事唯卜不筮表記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狩是天子出行皆用卜無筮是也小事無卜唯筮筮人九筮是也其說然矣唯天子無筮指爲次事而無所據恐此非周人之禮也凡事有二則疑人謀不能決必求之鬼神此所以問卜筮也然有疑而莫適從者如立君或曰某可立或曰某不可立其位均也其親均也其賢均也戰者或曰可戰或曰不可戰其義均也其利均也如此則一聽於神以定其吉凶也有

疑而不敢專者如建都邑地利便矣人居便矣擇而居之可矣如時日者祭必用是時葬必用是月諏而用之可矣然即其中以求之神蓋有所尊也

廣安游氏曰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此謂順其陰陽也聖人之治天下本之以自然行之以至順如此而已三才之道在天為陰陽在地為柔剛在人為仁義仁者陽與剛之屬也義者陰與柔之屬也古人以是二端盡三才之理然此二者不可以交相雜也柔

者從陰剛者從陽外者從剛内者從柔此謂自然而至順者也惟其本之以至順行之以自然則凡所謂道者皆自是而起陰陽剛柔不可以相入猶仁義之不可以相入也當陽而柔當陰而剛當仁而義猶當暑而寒當寒而暑也禮曰天地位萬物育苟陰陽錯置寒暑相失仁義失位雖有天下之聖智亦未如之何矣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物各從其類也又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聖人之所

以治人事者用此道也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用此道也所以見天地萬物之情者用此見之也所以知鬼神之情狀者用此知之也吉事先近日近日不吉而後及遠古之爲冠昏者其辭曰以歲之虞以歲之不易蓋古人敦睦九族至於昏友皆爲之服而其服之之際飲食起居各有變也惟其如此較之後世吉祥無故之日蓋有時而難得也故憂其不易而多虞速欲畢冠昏之事其先近日或亦此意

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龜為卜筴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鄭氏曰為日假爾命龜筮辭龜筮於吉凶有常大事卜小事筮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襲謂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筴也晉獻公卜取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弗非無非之者日所卜

筮之吉日也踐讀曰善

孔氏曰卜擇吉日故云爲日假因也爾汝也指著龜也泰大中之大也欲褒美此龜筮故謂爲泰也一卜不吉而凶又卜以至於三三若不吉則止筮亦然也襲因也前卜不吉則止不得因而更筮筮亦然表記亦云卜筮不相襲鄭註云大事則卜小事則筮與此註不同者明襲有二義一則大事小事各有所施不得因龜卜小事因蓍筮大事也二則筮不吉不可復

卜卜不吉不可復筮兩註各舉其一也龜爲卜筴爲
筮此解卜筮所用也龜處筮後龜覆於筮筴爲筮者
筴在龜前爲決也謂蓍爲筴者筴以謀筴爲義言用
此物以謀於前事也師說云卜覆也以覆審吉凶筮
決也以決定其惑劉氏以爲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
問也問筮者之事赴問互言之案白虎通稱禮三正
記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說
文云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龜

陰也故其數偶蓍陽也故其數竒卜筮者先聖王所以使民信時日者解所以須卜筮之義也先聖王云者王未必聖古來非一聖不必王孔子是也明造制卜筮必須聖位兼并也時者四時及一日十二時也日者甲乙之屬聖王制此卜筮使民謹擇而信時日與吉凶也法典則也令教訓也猶與者説文云皆獸名猶玃屬與象屬二獸進退多疑人多疑者似之故謂之猶與故曰以下引舊語以結之言卜筮以定是

非若有疑而筮之則人無非之也不言卜從可知踐善也言卜得吉而行事必善也　崔氏曰不過三者謂不過三用若大事龜筮並用者先用三王筮次用三王龜如是一也三如是乃爲三也若初時三筮三龜皆凶則止或逆多從少或從多逆少如此者皆至於三也單卜單筮其法唯一用而已不吉則擇遠日不至於三也

藍田呂氏曰命龜者周官大卜主之命筮人君未聞

必筮人主之大夫則筮史命之少牢禮是也大夫之
於卜三命之涖卜以主人所卜命卜史如士喪禮宗
人受卜人龜眡高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
命曰哀子某來日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許
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蓋士禮
略故不述命若大夫則命卜以主人之命命宗人宗
人述涖卜之命即席坐又命龜曰假爾泰龜有常是
所謂三命之士卜不述命則二命之是也大夫於筮

則二命之少牢饋食禮史受命于主人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云云史曰諾西面遂述命曰假爾泰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云云是也士筮則一命之特牲禮云宰自主人之左贊命筮者許諾即席坐筮是也言泰龜泰筮尊而大之也有常言吉凶不借也卜筮不過三者當謂卜筮日與地之類如喪祭舉三旬之日或先遠或先近卜之筮之如建都邑洛誥曰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

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是也如卜筮事則有從
有逆不可再三易曰初筮告再三瀆是也卜筮不相
襲者凡常事卜不吉則不筮筮不吉則不卜也若大
事則先筮而後卜洪範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
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故有龜從筮從或龜從筮
逆是龜筮並用也晉卜納襄王得黄帝戰于阪泉之
兆又筮之則遇大有之睽亦龜筮並用也故知不相
襲者非大事也龜爲卜筴爲筮周官龜人掌取龜攻

龜入于龜室釁之以待用凡卜龜人奉龜以往大卜
莅卜眡高命龜華氏以明火爇燋遂歙其焌契以授
卜師卜師揚火作龜致其墨以示卜人卜人占之其
占視其兆太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
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此龜爲卜也筮蓍也古者以蓍
爲筮而揲卦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掛一而揲之
以四歸奇於扐是爲一變再扐掛又爲一變三變成
爻以四揲之數七八九六以辨陰陽老少十有八變

而成卦凡筮筮人布席左執筴右抽上韇兼執之受命于主人主人授之筮人許諾擊筮述命立筮卦者坐卦以木卒筮書卦于木示主人乃退占士所以異者不述命坐筮而已其占視其卦太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此筴爲筮也信時日者祭祀喪葬之日既卜筮而用之不敢改也敬鬼神者人謀非不定而猶求於鬼神知有所尊而不敢必也畏法令者人君法令有疑者決之卜筮則人君且

不敢專況下民乎嫌疑者物有二而相似也猶與者事有二而不決也如建都邑某地可都某地亦可都此嫌疑也故卜筮以決之如卜戰或曰可戰或曰不可戰此猶與也故卜筮以定之此先聖王所以神道設教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惟精誠可以致之既曰卜筮矣則惟卜筮之為聽不可二也有疑而筮既筮而不信諏日而卜既卜而弗踐是為不誠不誠之人不能得之人況可得之鬼神乎踐踐履而用

是日恐不必改爲善

馬氏曰布席謂之爲席擇日謂之爲日以其有所爲故也大羡謂之泰羡尾尊謂之泰尊龜謂之泰龜筮謂之泰筮以其有所尊故也目有光而不能明假日月而後明事有吉凶而不能知假著龜而後知故曰假爾龜筮事之萬變不同理之是非不一卜筮而體吉則吉體咎則咎故曰有常卜筮吉而不可以襲卜筮不吉而不得以過三詩刺我龜既厭亦以其過三

故也大事有時日而用卜小事無時日而用筮天子無筮而以卜爲主諸侯有守筮而以筮爲主以其不相襲故也

山陰陸氏曰爲日以人事爲之耳且曰假爾則以誠在我故也吉凶亦在我故也龜舊也蓍老也是故謂之泰書曰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習吉據此龜襲龜可也若大事先筮而後卜筮不吉雖卜可也非所謂襲襲謂若卜筮不吉又卜筮之言龜則象見言筴則

數見日而行事則必踐之踐讀如字言不敢輒廢是

日

長樂陳氏曰蓍者陽中之陰故植而知數龜者陰中

之陽故動而知象陽必成之以陰故龜之長也其數

偶陰必成之以陽故蓍之長也其數奇卜筮使人違

凶而之吉故曰泰龜泰筮卜筮不吉則不可過三卜

筮吉則不可以襲過三則瀆鬼神者也襲則疑鬼神

者也瀆則不敬疑則不信故禹欲襲於枚卜而舜所

不從魯僖卜郊至於四而孔子所譏也夫物生先象而後數卜筮先筮而後卜則先象而後數者自幽而之乎明先筮而後卜者自明而稽乎幽晉獻公先卜後筮是不知卜筮先後之理也白虎通以大夫而下皆有龜是不知家不寶龜之禮也

嚴陵方氏曰龜則卜之體也蓍則筮之用也上言其體下言其用互相備也龜以動為陽蓍以植為陰陽為大故大事用卜陰為小故小事用筮大可以兼小

故大事亦用筮小不可以兼大故小事則不及於卜焉金縢言卜三龜洪範言三人占故或以此爲三王之龜筴然所以爲不過三則一也卜筮不過三三卜之矣而又卜之是卜與卜相襲也三筮之矣而又筮之是筮與筮相襲也不相襲者慮其瀆神而已故卜不習吉而書所以明是理也初筮告而易所以取是喻也且大禹謨言龜筮協從洪範言龜筮共違于人周官大事先筮而後卜則卜與筮兩相襲也明矣襲

因也與不相襲禮之襲同義先王之時無非卜筮之用上以民爲言者與民同其患而已

石林葉氏曰不過三則無瀆禮不相襲則無廢事先王是以稽諸天而信時日畏鬼神雖疑而筮之不敢以非考諸人而使民決嫌疑定猶與雖日而行事則必踐其言也

廬陵胡氏曰卜筮不過三經意大抵謂卜筮不可瀆如易再三瀆之義王鄭太拘此與表記皆云卜筮不

相襲襲有侵奪義若卜不吉而筮吉筮不吉而卜吉
則爲相奪也故卜不吉則止
長樂劉氏曰信時日謂先事而致敬也敬鬼神謂不
吉則不敢祭也畏法令謂禮雖失莫敢不行事雖繁
莫敢不敬也決嫌疑謂考三才之吉凶以袪其惑也
定猶與謂賾五行之順逆以蔽其志也故從於筮者
人弗敢非日而行者事罔不踐聖王之作豈徒然哉
講義曰是非不明故筮筮而是非明矣由是以行斯

無或非之者也此人將有行而卒於不能踐履則疑以敗之耳因日之吉而後行斯所以能踐也蓋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則其弗非可知矣決嫌疑定猶與則其必踐可知矣

廣安游氏曰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此聖人示人以天顯之道也書曰厥弟弗念天顯傳曰以象天明又曰則天之明又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斁思夫天之高遠鬼神之難知人以為可得而誣也聖

人以爲是有明且顯者存焉夫明且顯者人之所畏者也人之所謂有鬼神者有此者也聖人之所法以爲政者法此者也故曰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姻以象天明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耀殺戮爲溫慈和惠以效天之生殖長育凡此者皆自有所謂天顯者而後得以有之者也惟其然也所以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者可得而行也苟其不然而強以使之天下其孰能從也苟爲

不從不信時日不敬鬼神不畏法令則豈復生生不窮至於今哉且三才之道相資而成者也後世以爲人者專乎治人而無恤乎鬼神治乎明而無恤乎其幽如柳子厚卜筮不足用盟誓不足信之說皆非也金華邵氏曰卜筮之事忽之者則以爲不足信泥之者則以爲不可不信記禮者慮夫人泥之也則曰不過三不相襲又慮夫人忽之也則曰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是又戒其忽也然則君子之於卜筮將如之

何孔子曰敬鬼神而逺之以其爲無則在所當敬以其爲有則在所當逺惟處之於若有若無之間君子之於卜筮當如是而已

金華唐氏曰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天地大矣有所不能而聖人實成之聖人之聰明固髙於天下而不敢自用其聰明明則有人謀幽則有鬼謀謀無不盡斷而行之則固在聖人故百姓之與能舍聖人亦無所歸也洪範之有稽疑其以

此哉夫五事脩於己八政施於民五紀協於天皇極建而三德乂人事可謂盡矣理有未易窮變有未易應明而人謀不能無疑將遂行之乎疑謀之成其害實大將遂不行乎勢有不可不行者聖人於此乃始決之於鬼謀人心之與鬼神本無以異知覺有先後則與鬼神合其吉凶者大人而已故人心之不同不若鬼神之德於吉凶爲審也鬼神猶不可斁矧可度乎而吾何以通之天地之生神物固將以通神明之

德也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故探賾索隠鉤深致逺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而非聖人莫之能用也聖人用蓍龜以爲卜筮立之官守爲之法數然後吉凶可得而審矣苟不擇其人而建立之則有如曹人之貨晉筮史齊史之阿崔子甚而若漢丘子明者疑可得而稽乎然而象數之變無窮而一智之能有盡聖人之法吾皆不可廢也傳之各有其人則立時人作卜筮可偏乎哉兆有三兆易有

三易故卜以三龜而筮以三易則占者固三人矣三龜而習吉如周公之金縢不然而皆不吉其從何疑三者有所未同則從其重可也故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古之用卜筮有常事焉有非常之事焉祀之牲日昏冠之日賓主之宅死之葬居之鄰家之宰師之御右致師嘗之卜芟獮之卜戒社之卜稼若此之類皆卜筮之常者故龜有八命筮有九筮官司之守在周禮詳矣於左氏備矣其大者君或臨之要皆常

事而已稽疑言王者大法豈言其常者哉所謂大疑則周禮之大詢所謂國危國遷立君者是矣王者之於大疑豈遽舍人謀而從鬼謀哉先之乃心次之卿士次之庶民然後及於卜筮禹謨之所謂官占可攷矣使立君而皆如禹國遷而皆如作洛行危事而皆如伐商則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强子孫其逢吉斷可必矣詢國遷如盤庚之治亳詢國危如周公之東征吾無權哉故五占從其多而以龜筮為主則雖如商

周之卿士庶民小有不同終亦可以獲吉而邾文公之遷繹雖不利於君尚不失爲知命也然聖人之爲卜筮以稽疑也不疑何卜晉立驪姬崔取棠姜雖不卜知其凶矣然卜而皆驗以是知受命如嚮吉凶與民同患聖人之仁天下至矣卜不可違故違卜不祥卜不可瀆故卜不習吉卜筮不相襲卜不可以非所宜故易不可以占險春秋之際猶可驗也然春秋之際卜筮之法數猶存而稽疑之意乖故違者瀆者卜

非所宜者以卜爲市假卜爲詐者靡不有之洪範之道晦周官之職廢矣然當時賢者尚多禄仕於卜史之中其占驗將若符契自秦滅學而疇人子弟分散三兆之書遂亡周易僅存而術數淺駮後世莫能名古人之法遇艮之八坦然著明而學如杜預尚不能知遂使范甯謂左氏失之誣而柳宗元非國語肆爲無忌憚之論夫以卜筮者象其占乃聖人之道而稽疑九疇之一也其庸可廢乎

賈氏曰筮法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拆錢拆錢則八也連山歸藏周易並用夏殷以不變者爲占周易以變者爲占亦三人各占一易三占從二三者三吉爲大吉一凶爲小吉三凶爲大凶一吉爲小凶儀禮疏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

車則僕幷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

鄭氏曰奮振去塵也貳副也跪乘未敢立敬也驅之五步調試之僕幷轡授綏者車上僕所主也左右謂羣臣陪位侍駕者攘却也或者攘古讓字車右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

孔氏曰此以下至卷末總明乘車顧式僕御謹敬之事君車君所乘之車也將駕謂始欲駕行時也僕即

御車者古者僕用好人為之故孔子曰吾執御矣又子適衛冉有僕及周禮諸僕皆用大夫士也策馬杖也別有人牽馬駕車僕執馬杖監駕立馬前恐馬行也已駕駕竟也展視軨轄頭轊也車行由轄故具視之效白也僕監視駕竟而入白君駕車也由從也僕入白駕竟先出就車於車後自振其衣去塵從右邊升上必從右者君位在左故辟君空位也綏登車索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

故僕振衣畢取副綏而升也跪乗者僕先試車時君未出未敢依常而立故跪乗以為敬轡御馬索也車有一轅而四馬駕之中央兩馬夾轅者名服馬兩邊者名騑馬亦曰驂馬故詩云兩服上襄兩驂鴈行然每一馬有兩轡四馬八轡以驂馬内轡二繫於軾前其驂馬外轡及夾轅兩服馬各二轡分置兩手故詩云六轡在手也今言執策分轡謂一手執馬杖以三轡置空手中以三轡置杖手中也分轡竟則試驅行

之五步乃立初跪而驅令馬行五步則倚立以待君出盖跪以見敬而立則調試之也君出就車則僕并六轡及策置一手中一手取正綏授君令登車此當右手幷轡左手授綏轉身向後引君上也辟遠也君已上車車欲進行故左右侍駕陪位諸臣皆遷卻以辟車使不妨車行也左右已辟故驅車而進則左右從者疾趨從車行也大門君之外門車行至外門君撫僕手撫按止也僕手執轡車行由僕君欲令駐車

故抑止僕手也顧回顧也車右勇力之士也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車方驅時勇力亦從趨在後今至大門方出履險阻恐有非常故回顧命車右上車也門閭謂凡所過門閭處溝廣深四尺渠亦溝也步謂下車也此車右勇士之禮若至門閭溝渠則車右必下車所以然者一則君子不誣十室過門閭必式君式則臣當下也二則溝渠是險阻恐有傾覆故勇士亦須下扶持之僕不下者車行由

僕僕下則車無御故不下也

山陰陸氏曰執策僕之事也君按轡而已

藍田吕氏曰此章言僕御君車之法也僕御君車其節有五將駕執策立於馬前一也已駕展軨效駕二也先上車執策分轡驅之五步三也君出就車𦬊轡授綏四也車至大門君撫僕手顧命車右上車五也策者所以驅馬僕之所從事也君車將駕僕執策立於馬前臨而視之則駕者無敢不謹也轄車之所賴

以行也既展軨乃敢白君故曰效駕僕在右君位在左升由右便也門閭溝渠必步防有竊發之變傾覆之虞也

横渠張氏曰展軨謂周視一車百物無廢而軨者轄頭轄也任重之要故爲展視之主焉至尊將乘愼重當然僕之禮也

嚴陵方氏曰展省也與展墓之展同義效駕若蔵倉請曰令乘輿已駕是也綏有正有貳正綏即王制所

謂大綏少儀所謂良綏是矣貳綏即王制所謂小綏少儀所謂散綏是矣車右即周官之司右是矣盖人之左手足不如右強故車右置勇力之士

廬陵胡氏曰軨車欄也欄可倚故楚詞九辯云倚結軨兮長太息又宣帝紀軨獵車註前有曲軨盧氏云軨轄頭轊非車欄也車欄之苓字不作車邊案楚詞云倚軨若非欄何可倚乎推此則轄頭并欄皆曰軨也案春秋傳左并轡則此亦當在於左而右手授綏

轉身向後引君登也

新安王氏曰車驅而騶至于外門君按僕手暫止其驅命車右登車車右既登則僕之驅車自當如故然過門閭臨溝渠馬必步而不騁騁則行疾步則行緩記曰步路馬必中道左傳言步馬者皆謂馬緩行也門閭必步恐或有衝突也溝渠必步恐或有傾仆也舊說以步爲車右下車而行非是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

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鄭氏曰撫小止之謙也自下拘之由僕手下取之也

僕與己同爵則不受

孔氏曰凡僕人謂爲一切僕非但爲君僕時也車上既僕爲主故爲人僕必授綏與所升之人也降等謂士與大夫大夫與卿御也僕既卑降則主人受取綏不然者謂僕者敵體則主人宜謙不受其綏也又僕者雖卑而受其綏不謙猶當撫止其手若不聽自授

然後乃受也不降等者既敵不受而僕者必授則主人嘗卻手從僕手下自拘取之示不用僕授也

長樂陳氏曰說文曰綏車中把也其飾則有采章其等則有貴賤詩曰淑旂綏章此綏之飾也禮君綏曰良綏僕右綏曰貳綏散綏此綏之等也君子之登車也受綏其既登也正立執綏及致敬然後撫而式焉正立執綏所以備墜耳昔范鞅逆魏舒請驂乘而持帶亦備墜之意也夫禮有六藝馭居一焉故司徒以

之教萬民保氏以之教國子詩以執轡如組為賢孔子以執御為能而周官大馭戎僕田僕齊僕之官皆大夫上士為之則御非賤者之事故有以同等為之僕者有以降等為之僕者有以弟子為師之僕者有以貴者為賤人之僕者禮曰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此同等降等者為之僕也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此貴者為賤人之僕也論語或稱冉有僕或稱樊遲御此弟子為師之僕也 禮書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

鄭氏曰不入大門謙也婦人不立乘異於男子犬馬非贄幣也

孔氏曰公食大夫禮云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註云賓車不入門廣敬也與此同婦人質弱不倚乘倚立也男子倚乘而婦人坐乘犬馬者賓主相見用充庭實而已非問聘之贄幣故不上堂贄謂羔鴈錦玉之屬乃上堂也

藍田吕氏曰客車不入大門敬主人也婦人不立乗從安也犬馬不上於堂賤畜也三者或敬或安或有所賤各從其宜也

嚴陵方氏曰大門謂最外之正門坐乗則安婦人所乗謂之安車者以此

馬氏曰客車不入大門所以敬主主人出大門迎之所以敬客故覲禮偏駕不入王門公食大夫禮賔之乗車在大門外西方是也鄉飲酒禮主人迎賔于庠

門之外則上至於以賔禮見王下至於以客禮見者莫非以大門之外為敬也少儀曰犬則執緤馬則執靮周官小行人合六幣而圭以馬覲禮侯氏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侯氏降則以馬授人葢以犬馬獻人則執緤靮而已以馬合幣則達圭而已奉馬而覲則授人而已皆不上堂之謂也

講義曰犬馬雖可獻之於人然與羔鴈玉帛之屬異矣故效馬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惟恐其執之不

力宜不可使上於堂也

故君子式黄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鄭氏曰式黄髮敬老也發句言故明此衆篇雜辭也下卿位尊賢也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入國不馳愛人也馳善躪人也入里必式不誣十室也

孔氏曰此以下明雜敬禮也君子謂人君也人初老則髮白太老則髮黄故見而式敬也人君尚爾則大

夫士可知卿位路門之内門東北面位也國中人多
周官脩閭氏禁馳騁於國中二十五家爲里里巷首
有門入里則必式而禮之
嚴陵方氏曰黃髮則老之尤者詩所謂黃髮兒齒是
矣黃土色也形生於土而反於土髮而至於黃則形
將反本故也
藍田吕氏曰車之所過則門外之朝位也卿立於位
以俟君君過之則下非卿之虛位也人君而敬臣之

虚位爲已過矣入國不馳馳則人不得辟也入里必式先人之居在焉也

馬氏曰孟子曰養老尊賢易曰養賢以及萬民是能敬老然後能敬賢敬賢然後能敬人民若夫敬鄉黨則其私恩而已此言之序也傳曰丞相進見御座爲起乘輿爲下此下卿位之意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此入里必式之意也周官修閭氏禁馳騁於國中此入國不馳之意也石慶入里門不下車而其父責

之張湛望里門則步君子多之則入里必式者父母國之道也昔禹見耕者則式過十室之邑則下孔子見負版凶服者則式見狂接輿則下武王式商容之閭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門然則君子凡在所敬者奚常不式且下哉記之所言特其大率而已

李氏曰國君而下卿位不已過乎曰君子所以待天下之賢臣其禮有隆而無殺者篤於至誠而已其樂也始於樂至於衎至於綏之而終於又思可謂隆矣

其燕也始於敬至於且湛亦可謂隆矣其篤於至誠如此下其位亦不爲過也入國不馳愛也入里必式恭也推愛則仁不可勝用也充恭則禮不可勝用也

臨川王氏曰入國不馳愛敬之道也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鄭氏曰御當爲迓君雖使賤人來必自出迎之尊君命也春秋傳曰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皆迓也

孔氏曰鄭引春秋見成二年公羊傳

橫渠張氏曰御謂御車也奉君命而召雖所召者賤使者當親御之

嚴陵方氏曰自御爲之僕也故僕人之禮前經有降等者以此

馬氏曰春秋洮之盟尊王人雞澤之盟尊單子平丘召陵之盟尊劉子鄟之盟尊單伯蓋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王人雖微必先諸侯必先諸侯者所以尊王命也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

御之其意亦若是而已

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

鄭氏曰蓌則失容節蓌猶詐也

孔氏曰蓌挫也戎容暨暨著甲而屈拜則挫損其戎威之容也一云蓌詐也言著鎧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

長樂陳氏曰古者介胄有不可犯之色介者不拜蓋介者所以服人拜者所以服於人服人者無所服於

人故不拜焉不拜而周禮謂之肅拜是亦不拜之拜也兵法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兵車不式危事不崗介者不拜不以國入軍也鄢陵之戰郤至不拜楚使峭之役蹇叔之子不拜其父細柳之屯周亞夫不拜其君可謂知此矣禮書

新安朱氏曰茇猶言有所枝柱不利屈伸也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鄭氏曰祥車葬之乘車空神位也乘君之乘車君存惡空其位也

孔氏曰此以下又明僕御之禮祥猶吉也吉車謂生時所乘葬時用爲魂車鬼神尚吉也車上貴左故僕在右空左以擬神也乘車謂君之次路也王者五路玉象木金革各一路王自乘一所餘四路皆從行臣若乘此車不敢空左戎右職云會同充革車註云會同王乘金路猶以革路行充之者謂居左也若曠左

則似祥車近於凶時左必式者雖處左而不敢自安

故恒馮式云乘車則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

中央御者居左故成二年韓厥代御居中是也

藍田呂氏曰王者五路君乘其一餘四路皆臣下乘

之故有乘車也

長樂陳氏曰乘車之禮君處左車右處右僕處中故

造車者必慎於左考工記所謂終日馳騁左不楗是

也器物不敢措之於左月令所謂載耒耜於參保介

之御閒是也後世魏公子虚左以迎侯生秦皇虚左以迎太后皆古之遺制耳此特乘車為然若兵車則馭者在左戎右在右將帥居中昔晉伐齊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緩為右郤克傷矢流血及屨鼓音未絶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夫郤克傷矢而未絶鼓音則將在鼓下矣解張傷手而血殷左輪則御在車左矣然此將帥所乘也若士卒所乘則左人持弓右人持

矛中人御故書戒左不攻於左右不攻于右御非馬之正言左右而又言御則御在中可知也左傳稱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言左右下則御在中不下可知也（僖三十三年）楚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菆是左人執弓也（宣十二年）欒鍼爲晉侯右曰寡君使鍼持矛焉（成十六年）衛太子爲簡子右禱曰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哀二年）盖御無定位右有常處故將帥車則御在左士卒車則御居中右人之持矛雖將

帥士卒之車不同而所居常在右所執常持矛也凡

此皆三人乘車之法也 禮書

馬氏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不敢虛君位也左必

式不敢安君位也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

而俯

鄭氏曰進左後右遠嫌也進右後左敬也

孔氏曰僕在中央婦人在左僕御之時進左手持轡

使形微相背若進右手則近相嚮故後右手以遠嫌也御國君則禮以相向爲敬故進右手既御不得常式故但俯俛而爲敬也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

鄭氏曰國君出入必正奇車獵衣之屬廣欬爲若自矜廣猶弘也立平視也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式視馬尾小俛也顧不過轂爲掩在後彗竹帚卹勿搔摩

也
孔氏曰國君不可乘奇邪不正之車隱義云獵車之形今之鉤車是也衣車如鼈而長也漢桓帝之時禁臣下乘之車已高若在上而聲大欬似自驕矜又驚衆也妄虛也車上無事虛以手指麾四方並爲惑衆也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八尺又六寸爲一尺八寸總一規爲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丈九尺六尺爲步總

爲十六步半在車上所視則前十六步半地也知巂爲規者聲相近也馬引車其尾近在車欄前故車上馮式下顧時不得遠矚而視馬尾若轉而顧不得過轂過轂則掩後人之私轂車轂也論語云車中不内顧是也入國不馳故不用鞭策取竹帚帶葉者爲杖形如埽帚故云策彗云卹勿者以策微近馬體不欲令疾也但僕搔摩之時其形狀卹勿然軌車轍也車行遲故塵埃不起不飛揚出轍外也

廬陵胡氏曰自五路之外皆奇異之車如漢宣乘輇

獵車也子雋爲名車上平視不過五雋猶云不過百

雉也雉取其飛不過三丈則五雋當亦取其飛之遠

近爲喻孔氏以雋爲規案雋音攜不近規也恐非舊

作槷

馬氏曰先王之時作奇技奇器以疑衆者有刑作淫

巧以蕩上心者有禁車不中度不鬻於市用器不中

度不鬻於市則爲國君者其可以乘奇車哉蓋造車

之法軫方以象地蓋圓以象天輪輻以象日月蓋弓以象星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權衡者中水玉輅以象德之美金輅以象義之和象輅以象義之辨革輅以象義之制木輅以象仁之質凡欲人君俯仰而觀之則思合天地之德周旋而視之則思合日月星辰之明出入不踰於規矩權衡言動不離於道德仁義然後奇邪之志不萌於心而中正之行可律於下此所謂器以藏禮禮以出信者也然則非禮之奇

車其可秉哉周官道右詔王之車儀則不廣欬口之儀也不妄指手之儀也立視五巂式視馬尾目之儀也顧不過轂首之儀也立欲平故視五巂式欲俯故視馬尾

嚴陵方氏曰立視五巂則不至於逈遠式視馬尾則不至於偪下顧不過轂則不至於掩後凡此皆欲容貌適其中而已論語言車中不内顧不疾言不親指不内顧則不特不過轂而已不疾言則不特不廣欬

而已不親指則不特不妄指而已言之淺深不同者
彼言聖人之儀此言中人之制而已
廣安游氏曰古之觀人者於視聽言動之間所謂言
與動者視常從焉蓋視者人之精神見於外者也孟
子曰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故夫視者可以觀夫人之
神志也傳曰視下言徐又曰目動言肆又曰視不登
帶如此之類皆以視參其言而觀焉故君子於人之
瞻視常為之法此則在車顧視之節也廣敎者矜且

泰也妄指者輕且肆也古人於一指顧一瞻視一謦欬之間其人之賢不肖是非禍福皆可得而分蓋古人以禮爲常一失其節則爲改常則人之禍福宜可得而知也後世之禮不明舉無以爲之節舉無以爲節者後世之常也有一人焉而失其節亦是行乎其常而非禍福之所及也此古今所以爲異

新安朱氏曰策彗疑謂策之彗若今時鞭末韋帶耳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

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鄭氏曰皆廣敬也路馬君之馬載鞭策不敢執也齒數年也誅罰也

孔氏曰案齊右職云凡有牲事則前馬註云王見牲則拱而式又引曲禮云國君下宗廟式齊牛鄭註周官與此文異公門君之門也路馬君之馬也敬君故至門下車重君物故式路馬馬比門輕故有下式之

異乗路馬謂臣行儀習禮獨行時也路馬君之車馬臣雖得乗之必朝服而自御又不敢杖馬但載杖以行也君在則僕人授綏今習儀者身既居左自馭而乗雖有車右不敢授綏與已也既不曠左故居左但式以為敬步猶行也謂單牽君馬行時必在中道正路為敬也芻食馬草也蹙謂以足蹴蹋之及論量君馬歲數皆為不敬亦被責罰也　熊氏曰下齊牛式宗廟文誤當以周禮齊右註為正宜云下宗廟式齊

牛

藍田呂氏曰國君下齊牛式宗廟齊牛以卜之牲所用於宗廟見則下之過宗廟之門則式之以牲於神近而門於神遠故敬門殺於牲也路馬非齊牛之比故敬馬殺於門也云國君下宗廟式齊牛以對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事各有所當步路馬必中道步習也中道君所行也誅責也孔子曰於予與何誅傳曰反誅屨於徒人費皆責也

長樂陳氏曰齊牛之於宗廟其輕重不倫國君於宗廟則式之於齊牛則下之者肅敬在廟斯須之敬在齊牛也

嚴陵方氏曰齊牛祭牲也歲時必齊戒以朝之故謂之齊牛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則所以奉神者不敢不敬故也齊牛則奉神物也宗廟則奉神之居也物無常用過之爲疏故在車則必下焉居有定所過之爲數故在車則式之而已

馬氏曰先王於牲視之則召擇之則卜於歲時則齊戒沐浴以朝之於朔望則皮弁素積以迎之牽則必親殺則必射割則必袒則其見而下之不為過矣乘路馬則載鞭策不敢授綏行必中道凡此教其敬君物也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凡此戒其慢君物也先王制禮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凡以止邪於未形而已周官太宰八柄言誅內史八枋言殺此誅所以為殺也宰夫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禁殺戮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以告而誅之所以為責也然則蹙芻齒馬之誅蓋亦責之而已少儀曰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劒乘馬弗賈君子尚然况其君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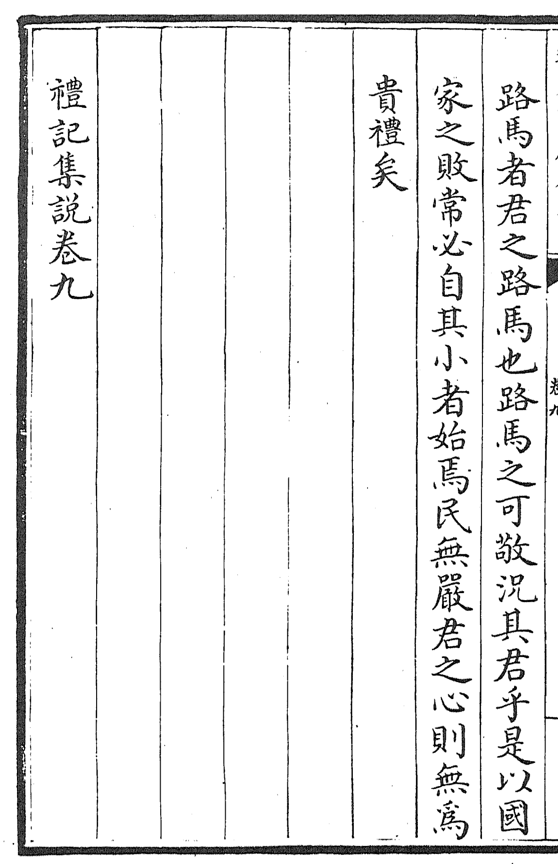
山陰陸氏曰下齊牛式路馬式宗廟下公門相備也近則下之遠則式焉相備而言先儒謂宜云下宗廟式齊牛今經齊牛在上知未誤也未有言鞭策者此言鞭策以乘而習之之故也不敢授綏僕者也左必

式乘者也

李氏曰國君諸侯也齊右職曰有牲事則前馬盖王式齊牛則車右前天子撫式諸侯下之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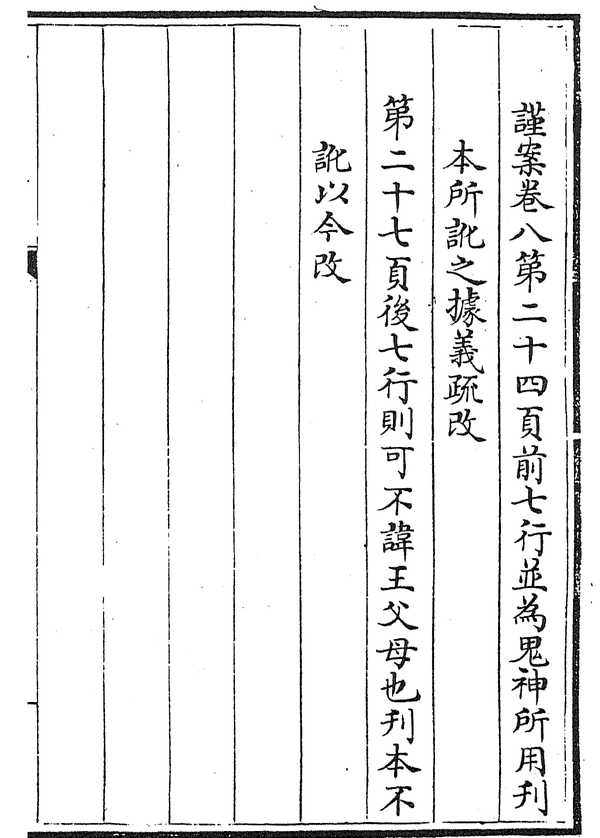
廬陵胡氏曰熊氏云此文疑誤宜云下宗廟式齊牛非也見齊戒之牲則下過宗廟則式此亦甚明何勞倒文乎

清江劉氏曰禁過於微則人樂遷善防患於小則患遠矣齒路馬蹙路馬芻皆有誅是所以遠其防者也



路馬者君之路馬也路馬之可敬況其君乎是以國家之敗常必自其小者始焉民無嚴君之心則無爲貴禮矣

禮記集說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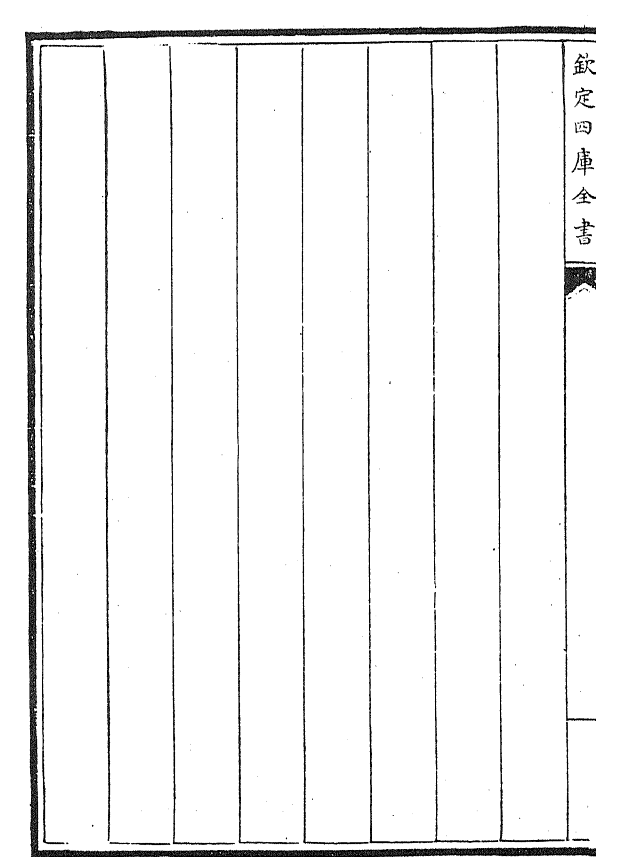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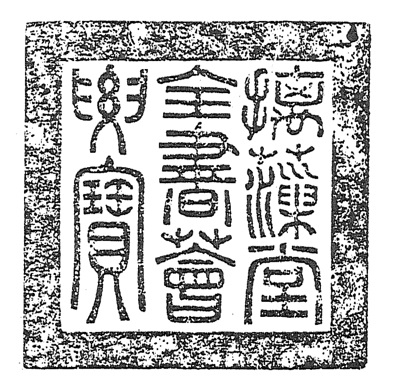
謹案卷八第二十四頁前七行並為鬼神所用刋

本所訛之據義疏改

第二十七頁後七行則可不諱王父母也刋本不

訛以令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王詢